

龙逢献图谏夏桀

夏朝第十四代王夏桀，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无道昏君。他继承了王位之后，嫌居住的宫室太简陋，下令在洛阳建造一座宫殿，占地十里，高十丈。宫室的中心修一座瑶台，用洁白的玉石砌成。这座倾宫，造得金碧辉煌，雕绘满眼，画栋珠帘，绮窗绣户，广大深邃，曲折宛转，房间不计其数。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完工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，真是劳民伤财，害苦了老百姓。

夏桀对饮食十分讲究，经常吃山珍海味。日常吃的也必须是西北产的蔬菜，东海捕的鲸鱼；调味佐料必须是南方产的生姜，北方产的海盐。为了供应他一个人的伙食，得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种菜，捕鱼，运输，烹饪。夏桀又是个酒鬼，他喝酒还必须喝十分清澈的酒，酒一浑浊，他就要杀厨师，许多厨师就因此断送了性命。夏桀喝醉了酒以后，还要拿人当马骑着玩，不高兴了就把人拉出去杀头，对夏桀来说，杀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不当回事。

夏桀还特别荒淫，他让人挑选了三千名美女，专门为

自己跳舞；又命人在倾宫的院内造了一个酒池，里面装满上等美酒；在池旁造一座假山，栽上树，树枝上挂满肉脯。三千美女跳完了舞，就在酒池肉林里喝酒吃肉。夏桀每天和美女在倾宫里跳舞玩乐，白天还嫌太短，就彻夜玩乐不止。夏桀听腻了音乐，又让百姓每天进贡一百匹帛，叫宫女们撕裂，把裂帛的声音当音乐听。

夏桀这样荒淫无道，不是没人劝谏，太史令终古进宫去见夏桀，涕泣哭谏说：“自古帝王，都是勤俭爱惜民力，才能够得到人民爱戴。不能够把人民的血汗来供给一人的娱乐，这样奢侈，只有亡国。”夏桀听了，却笑一笑说：“我有天下，好比天上有太阳，太阳会没有吗？终古苦苦劝谏，夏桀只是不听。终古无奈，只好带了全家，逃往商国。

大夫关龙逢见夏桀不听终古的劝谏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决定再去进行劝谏。一天，龙逢捧了一卷黄图进宫求见，黄图上画的都是古代帝王勤俭工作的情形。龙逢展开黄图，指着上面的画对夏桀说：“古代人君，都是爱民节用，所以享国长久。请看这黄图上所画的历代帝王，哪一个不是克勤克俭，尽心工作，不辞劳苦？我夏始祖大禹跋山涉水，栉风沐雨，十三年中胼手胝足地受尽辛苦；到了身为天子，也还是菲衣恶食，爱惜民力，方才得到四海爱戴。现在我王继位，应该思念祖先的艰难，继续前王的事业。可是您却用财好象用不完地一味浪花，杀人好象来不及地一味乱杀。如不马上改过，国家很快就会灭亡。”

夏桀听见关龙逢这般说话，心里十分厌恶。又听他把从前帝王的事迹一一评说，好象句句都是在骂自己，不由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从前是从前的事，现在是现在的事。我自有我的道理，为什么要学从前的榜样？这些古老的东西，留着没有用处。”便喝令左右把黄图拿出去，一把火烧了。并挥手让关龙逢退下去。

关龙逢看见夏桀这般拒谏，执意不肯退出。他本是个憨直的人，不懂得看风转舵，仍然涕泣苦谏，说：“从前做帝王的人，都是勤劳节约，不妄取人民寸丝粒米，早起晚睡，尽心国事，才得到人民的爱戴。现在我王不学以前贤明榜样，不爱百姓，一定要弄到国家灭亡，连人民也遭受灾难。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夏桀更加动怒，说：“你造作妖言，诅咒国家。我已经说过，我应该享有国家，就好比天上应该有个太阳一般。太阳万古千秋永远不会消灭，我享有国家也永远无穷无尽。直等到太阳不见，那时我才灭亡哩。你这般妖言，诅我亡国，若不儆戒一二，将来个个臣下都象你这般常常聒噪，我的耳根何时能够清静？”说罢喝令左右把关龙逢押出去斩首，左右不由分说，将关龙逢拥出，一刀砍了。

夏桀杀了关龙逢，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过了不几年，夏朝就被商汤灭亡了。夏桀也被流放到南巢（今安徽巢县），不久就死在那里。

关龙逢直谏夏桀，虽然被杀，但是他那直言诤谏的精

神却很为后人传颂。他和商朝的比干一样，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。在中国古代史上，后来的许多直言敢谏之士都把自己比作龙逢、比干，并以此感到莫大的荣耀。



比干直谏商纣王

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商纣，以荒淫残暴在历史上出了名。他为了供自己享乐，命人修建了一座鹿台（今河南汤阴朝歌镇南）。这座鹿台高十余丈，地基用水里的鹅卵石铺底，上面再用巨大的圆石雕了猛兽作为柱础，或是用青铜铸成细花密镂的铜象，蹲在地上，背上驮着金髹丹漆的文梓木柱，柱上架着龙飞凤舞的雕梁。四壁都嵌着明珠白璧，地上铺着锦茵软席。真个是金碧辉煌，琳琅满目。正室叫琼室，琼室的门用白玉砌成，名为玉门。此外还有许多宫室，占地三里多，前后花费了七年多时间才建成，耗费了无数的财力物力。鹿台建成后，纣王又命人在四周修建苑囿，把从各地搜寻来的狗马珍宝奇禽怪兽畜养在苑囿里。鹿台的宫室里则住满了各路诸侯进贡的美女。鹿台旁边，纣王又命人修造了酒池肉林。酒池很大，据说可以行船，里面灌满了上等美酒；酒池旁树林里的树枝上挂满了烤得香喷喷的肉脯。纣王就带着王妃、宫女们整日整夜地在这里纵情淫乐。

纣王特别宠信一个名叫妲己的女人。传说妲己长得很美，但她的心却十分狠毒，纣王听信她的话，干下了许多

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例如纣王按照妲己的主意，造了一种叫炮烙的刑具。这是一个用铜铸成的空心柱子，行刑的时候把人脱光衣服绑在柱子上，柱子中间烧红炭火，这样来活活把人烤死。纣王经常随意给人施行这种刑罚来开心，受刑的人一会儿就被烤得皮焦肉烂，惨不忍睹，而纣王和妲己看了却哈哈大笑。

纣王拿杀人不当一回事，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随便。有一次，纣王和妲己看到一个怀孕的妇女，纣王说怀的是个女孩，而妲己却说是个男孩，纣王便命人去把那妇女的肚子剖开，把孩子剖出来看一看到底谁说的对。还有一次，在一个冬天，纣王和妲己在鹿台上赏雪，忽然看见远处有两个农夫挑着柴担过河。其中一个年轻人挑着担子走到水边，慢慢地伸足下水，好象十分怕冷的样子，涉水的时候浑身发抖，到了对岸，便瘫在地上颤栗不止，过了好久，才挑起柴担再走。另一个是须发皆白的老人，他也挑了一担柴禾，到了水边，却毫不犹豫地一脚踏下水去，唏哩哗啦地走到对岸，上了岸一会儿也没有停就又继续向前走，一点也没有寒冷的样子。纣王看了很奇怪，就对妲己说：“你看那个青年人那样怕冷，而那个老年人却不怕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妲己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，那个青年人是他的父母老来得子，腿骨虚空缺少骨髓，所以怕冷；那个老年人是他的父母在壮年时所生，腿骨里面充满骨髓，所以不怕冷。不信大王派人把他们的脚胫骨砍下来，看看

是不是这样？”纣王立即吩咐左右：“赶快去把那两个人捉来，把他们的脚胫骨砍下来，看看里面的骨髓是哪个的满？”可怜这两个无辜的百姓就这样地被砍断了双腿。左右捧着四只血淋淋的人腿献到纣王面前，纣王一看果然如妲己所说，不禁哈哈大笑，连声称赞妲己聪明盖世。

纣王这样荒淫残暴，不是没有人规劝他。他的异母哥哥微子就曾多次劝谏过，对他说：“我们的祖先成汤当年是何等的英明仁爱！可是现在你却这般昏妄，整天酗酒淫乐，弄得政治腐朽污浊，官吏贪财枉法，有罪的人洋洋得意，无罪的人倒受尽冤枉。再这样下去，商朝就要亡了。”可是纣王对微子的劝告却理也不理，微子只好偷偷地离开了他，到别的地方躲了起来。纣王的堂兄弟箕子也曾多次劝谏过纣王，可是纣王不但不听，反而把箕子囚禁起来，罚他去当奴隶。这样一来，其他的人再也不敢来劝谏纣王了。他们有的借口有病躲了起来；有的虽然天天上朝，见了纣王却一言不发；有些太师、少师一类的大官，甚至偷偷地投奔了周武王。

纣王的叔叔比干更是多次劝谏纣王，可是纣王对他的劝谏也不听。比干看到纣王越来越不象话了，决定再去劝谏。他对纣王说：“天是为了人民，才安排一个君王来替大众作主，并不是做了君王便可以虐待人民。现在王无休无尽地横征暴敛，压迫人民，人民已经受不住了。王整天住在宫里面，哪里知道人民的痛苦！现在国家已经到了十分

危险的地步，怎么还可以随随便便地杀人？人心失尽了，国家也就要跟着灭亡了。我们的先祖成汤当年是怎样地艰难创业，才造成商今日的地位。现在轻易地把国家葬送了，岂不是对不起祖先么？”谁知纣王对比干的话却很不愿意听，他越听越心烦，不由恼羞成怒，变了脸色，斥责比干，喝令让他退出去。可是忠心耿耿的比干却不肯退出去，他站在那里不动，说：“王要是不肯改过，商必然灭亡。我不能坐看商亡，所以非得王决心改过，我才能退出，否则，我不能退出。”说罢，便立在廷中，一任宫奴催促，却总不肯走。纣王见比干这样倔强，更加动气，便喝骂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来，我是一个昏君，只有你才是圣人了。我听说圣人的心是七窍玲珑的，我倒要把你的心剖出来，看看有没有七个窍？是不是圣人？”说罢，便喝令左右将比干拉出去动刑。不一会儿，一颗血淋淋的还在跳动的人心便献到了纣王面前，宫奴们见了都把脸捂起来，而纣王看了却大笑不止。

纣王不听比干和其他人的劝谏，荒淫残暴一如既往。过了不几年，周武王就灭亡了商朝，纣王走投无路，只好跑到鹿台上自焚了。

比干因为进谏而被纣王剖心，但是他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史册上。他和夏朝的关龙逢一样，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。

召公谏厉王止谤

周厉王是周朝的一名暴君，性情十分暴虐。他听说齐侯对他不忠，便下令用油锅把齐侯煮了，把他的肉分给各地诸侯，每人一脔，以使各地诸侯畏服。他又任用许多贪婪的小人搜刮百姓，不如期缴纳赋税的，不是砍掉脑袋，就是毒打一顿，把胳膊或腿砍掉，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，就纷纷咒骂起来。

当时，召公辅佐周厉王。这位召公，是召康公的后代，名虎，谥号穆公，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贤臣。他看到周厉王如此残暴，人民生活十分困苦，常常向厉王进谏，可是厉王却不肯听。后来，召公又专门作了一篇名叫《民劳》的诗，讽谏厉王，厉王也一点儿不肯采纳。

召公看到人民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便再次进宫去见厉王，对他说：“人民受不了你这样残暴的统治了，我周向来把人民生活看作是第一要紧的事。我们的祖先公刘、太王都是十分重视农业、爱护农民的，和农民一同生活，一同工作。一切政事，都是为了农民打算。所以能够建立国家，统一天下，成为各国共尊的天子。现在农民租役十分沉重，生活十分痛苦，百姓们都在怨骂您。百姓们若不

是受不了，何至这般？若不趁早改变政策，必然要弄到全盘败坏，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厉王一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这些小百姓胆敢怨恨骂我，目无君上，罪该万死。必须狠狠地管教一番，看他们还敢骂不敢！”召公大惊，说：“天子差了！老百姓因为痛苦，方才怨骂。只要替他们除去痛苦，他们自然不再骂。现在反要再加刑罚，岂不是越弄越糟！”厉王摇摇头说：“这个你不懂，百姓们是不可以好好对待的。你回去吧，我自有办法。”召公再三劝谏，厉王只是不听。召公无可奈何，只好退出。

召公走后，厉王便命人把他最信任的一个巫师召来。这个巫师是卫地人，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卫巫。卫巫极善花言巧语，谄媚讨好，很得厉王信任。厉王对卫巫说：“现在我派你替我监视一切臣民，有谁胆敢在背后骂我的，你便马上奏给我知道。”卫巫连忙叩头应道：“天子有旨，小臣敢不尽心办理！那些胆大妄言的人，实在罪该万死，容小臣侦得，一定立刻奏上。”厉王说道：“现在这等大胆的百姓很多，你给我尽数奏来，不许隐瞒。”卫巫诺诺连声，退出宫外。

卫巫为了讨好厉王，第二天便开列一大串名单，报进宫去。厉王略略一看，便吩咐左右，把名单上开列的人尽数捉来杀了。可怜这些无辜的百姓，莫名其妙地被捉去，刽子手不容他们分辩，只管开刀，一个个都在交相呼怨的残叫声中，被砍下血淋淋的头。这样以来，本来不骂的人

也忍不住要开口骂了，可是卫巫在各地派了许多心腹，一发现谁骂，立即告发。就这样，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捉去杀掉了，罪状都是“诽谤天子”。后来，没有一个人敢再说话了，人们走在路上，也是默默无声，碰到熟人，也只能用眼睛互相对瞧一下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。

厉王看到这种情况，非常高兴，重赏了卫巫，并特地把召公召来，笑嘻嘻地对他说：“我能制止百姓对我的诽谤了，现在他们再也不敢开口说话了。”

召公早已听到厉王命卫巫监视人民的事情，正要进谏，一听厉王这般说话，看到他不但认为自己暴虐，反以为用残酷手段迫害百姓是极好的方法，便进谏道：“这不是使百姓不骂，这是堵住了百姓的嘴。堵百姓的嘴，比起堵一条河的口还要糟糕。一条河的出口堵死了，便会从堤岸上溃决一个口子，淹死许多人畜。百姓的嘴堵死了，结果也会这样。所以会治水的人，一定要疏导它，让它有一个畅行无阻的水口，才可以安静地滔滔流去。会管理国家的人，也一定要让百姓尽量说话。一位明白的天子，当他料理国家大事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公卿、士大夫都贡献他所知道的，甚至百工也可以将他们所知道的说出来，庶人也可以叫人转达他所要说的话。亲戚近臣，尊卑贵贱，都可以畅所欲言。天子听了这些意见，斟酌了可行的去行，这样办的事情就没有不对的了。百姓心里想什么，嘴里才说什么，要是把他们的嘴堵住了，他们怎么受得了？再说，

那又能堵住多久呢？”厉王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百姓们有什么知识，怎么可以随便议论我？他们只应该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命令，我是天子，是不会有错的。他们不服从我，却在胡言乱语，怎么可以不杀？现在他们已经不敢说话，这是严厉管教的结果，你怎么反说不对？难道应该让他们瞎说八道吗？”召公见厉王这样，又苦苦劝谏了一番，可是厉王不但不听，反而说召公无用。无奈，召公只好退出。召公走在路上，看见行人谁也不说话，一个个疾步快走，但是那眼神中却含着愤怒。召公知道，厉王的统治很快就要完了。

果然，过了不到三年，便发生了农民大起义。几万名农民从四面八方包围了都城，涌进王宫，他们一个个大声呼喊：“无道昏君，你出来，今天我们和你算账！”一唱百和，此起彼落，象决了堤的潮水一样怒吼不止。厉王的统治被推翻了。厉王乘混乱之机逃出了王宫，跑到了山西霍县，后来就死在那里。



石碏谏宠州吁

春秋时期，卫国国君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庄姜为夫人，庄姜容貌很美，可是没有生孩子。卫庄公又从陈国娶了一位夫人，名叫厉妫（guī 龟），也没有生孩子。厉妫的妹妹戴妫也嫁给了卫庄公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完，一个叫晋。庄姜自己没生孩子，就把戴妫生的儿子完抚养起来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。

卫庄公还有一个宠妾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州吁。州吁很受卫庄公的宠爱。他恃宠骄横，盛气凌人，对人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没有人敢惹他。卫庄公也不加管教。

卫国大夫石碏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向卫庄公进谏说：“我听说疼爱儿子，就应当用正道来教育他，以防他走入邪路。现在州吁骄横奢侈，纵欲放荡，这是走上邪路的开始。而这些恶习的养成，则是由于他所得到的宠爱和享受太过分的缘故。大王您如果要立州吁为太子，那就请赶快决定。如果还不决定，就要发展成大祸患了。能够受到宠爱而不骄横，骄横而能约束自己，约束自己而不埋怨，埋怨也能安分守己的人，那是少有的。而且卑贱的人欺压尊贵的人，年少的人凌辱年长的人，关系疏远的人离间关系亲

近的人，新来的人离间旧有的人，名位低的人压制名位高的人，淫乱的人侵犯正直的人，这叫‘六逆’。而为君者举动能合乎礼义，为臣者能执行君命，为父者能慈爱子女，为子者能孝顺父母，为兄者能友爱弟弟，为弟者能尊敬哥哥，这叫‘六顺’。抛弃‘六顺’，而效法‘六逆’，这正是加快祸乱到来的做法。大王您作为治民的君主，应该务必尽力避免祸乱的发生。但如今您对州吁不加管束，放纵他胡作非为，这不但不能避免祸乱的发生，反而是在加快祸乱的来临，这恐怕不行吧？”

石碣苦口婆心地说了这么一大篇劝谏的话，可是卫庄公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，宠爱州吁有增无减，更加放任他胡作非为。

结果，祸乱真的到来了。卫庄公死后，公子完继承王位当了国君，这就是卫桓公。卫桓公和州吁是异母兄弟，州吁见桓公当了国君，心里很是忌恨。公元前719年，他玩弄阴谋诡计，亲自动手杀死了桓公，篡位当了国君。州吁虽然当了国君，可是他为人残忍霸道，没过多久，就闹得众叛亲离，老百姓没有人拥护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石碣便设下巧计，借用陈国的力量捉住州吁，并把他杀死，为国为民除了这个祸害。

颖考叔怀肉谏郑庄公

春秋初期，郑国国君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夫人，名叫武姜。武姜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取名叫寤生，次子取名叫段。武姜生寤生时难产，受到惊吓，因此很不喜欢他，给他起名叫“寤生”，就是逆生、难产的意思。而次子段不但长得相貌堂堂，勇力过人，而且善于骑马射箭，武艺高强。武姜十分偏爱他，经常在郑武公面前夸奖他，要求郑武公立次子段做王位的继承人。可郑武公不同意，还是立长子寤生为他的继承人，只是把小小的共城（在今河南辉县）封给段，作为他的食邑，并给他一个封号叫“共叔”。从此以后，人们就称段为共叔段。

不久，郑武公死去，寤生便做了郑国的国君，这就是郑庄公。周朝在周平王东迁以后，周天子就渐渐地失去了驾驭各国诸侯的能力。这时，郑国首先崛起，郑庄公不但做了郑国的国君，而且做了周王室的卿士，拥有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权力。武姜见她所讨厌的郑庄公权力这么大，而她偏爱的共叔段却无权无势，心中快快不乐，就对郑庄公说：“你继承父位，享有封地数百里，而你的同胞兄弟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共城，你能够心安理得吗？”郑庄公说：

“我愿唯母亲之命是从。”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邑（今河南荥阳东北）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。郑庄公一听，便说道：“制邑这个地方是个险要的城邑，而且先王有命令，这个地方不许分封，因此封给共叔不大妥当，除此之外，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。”于是武姜又要求把京（河南今荥阳东南）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，郑庄公心里虽然不大愿意，可是不好再加以拒绝，只好同意了。

共叔段接受了郑庄公的分封，临行前去向武姜告别。武姜对他说：“你哥哥不念同胞之情，待你甚薄，现在他把京封给你，还是经过我再三恳求才勉强同意的。你到京之后应该加紧操练兵马，制造战车，暗中做好准备，将来一有机会，就可以发兵攻打郑国，我在这里给你做内应，一举可以夺取郑国。你若是能够取代寤生的位子，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！”共叔段早就有这种心思，现在见武姜这样说，心中十分高兴，第二天便动身到京。自此之后，人们又称共叔段为京城太叔。

郑国大夫祭仲听说了这件事，就跑来对郑庄公说：“一般的城邑如果超过三百丈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，大城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等的城不得超过五分之一，小城不得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超过规定，不合制度，将来恐怕您会感到受不了的。”郑庄公早就有杀太叔的心思，可是他又不肯先发制人，故意说道：“我母亲姜夫人要这样做，又怎么能避免这场祸患

呢！”祭仲说：“姜夫人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，我看不如早点收拾了太叔，以免这个祸根滋生蔓延。一旦蔓延起来，可就难对付了。蔓草尚且难以除掉，更何况您那受宠的弟弟呢！”郑庄公却说：“坏事做多了，必然自取灭亡，你就等着瞧吧！”

太叔来到京以后，便加紧做政变的准备工作。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，首先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的官员：“你们所掌管的土地，自今以后，贡税都要到我处交纳，兵车俱要听我征调，不得违误。”这两地的官员都知道他是国母姜夫人的爱子，因此不敢违抗。所以这两个地区名义上虽然还属郑庄公管辖，实际上却归太叔管辖了。太叔还以打猎为名，加紧训练军队，并把西部和北部两地的壮丁全部登记造册，编入军队。他还以外出打猎为名，偷偷地袭取了鄆(今河南鄆陵北)和廩延(今河南延津北)这两个地方。

郑国大夫公子吕见到这种情况，也对郑庄公说：“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呢？若是想把君位让给太叔，就请允许我去侍奉他吧！若是不想让位给他，那就请您赶紧除掉他。”可是老谋深算的郑庄公早已有了主意，他说：“太叔虽然不道，但是叛迹还不明显，我现在若是杀他，姜夫人必然会从中阻挠，这样不但杀不成，还要惹起外人的议论笑话。不但要指责我对兄弟不友爱，还要指责我对母亲不孝顺。现在我把这事置之不理，任其随便发展。太叔恃